

劉英淑

兩年前，兒子完成終身大事。婚禮當天，整個典禮的最後，他和新娘一起向先生和我謝親恩，同時致贈我們一個精美的禮物。那晚，我拆開禮物，裡面是一盒巧克力，還有，一封寫給我的感謝信。

這個結婚的兒子，是我先生和他的元配所生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。十三年前我結婚時，先生當時是一個鰥夫，身邊帶著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，分別為 21 歲、19 歲、16 歲。我因為工作的關係，結婚之後奔走於美國、台灣兩地之間。經過三年，我辭去台灣的工作，移民美國和先生團聚。從來沒有做過母親的我，一下子間成為三個孩子的媽，而且還是個繼母，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扮演這個全新的角色。由於相互缺乏認識，又為了避免發生衝突，我和孩子們在同一個屋簷下過著相敬如「冰」的生活。多少次，我努力想「破冰」去融入這個家庭，卻始終覺得自己都像個局外人，有時甚至是個被人視而不見的隱形人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孩子們漸漸長大，兩個女兒相繼大學畢業，離開家到外地工作。小兒子也到了進入大學的年齡，他在本地的州立大學拿到了學士學位，之後在家苦讀一年，考上了外州的研究所，很快地也搬離了他的安樂窩。他是三個孩子當中，和我相處時間最長的一個。

信的一開始，兒子這麼說：「親愛的阿姨（兒子對我的稱呼），當妳初進我們家時，我就存心抱著事不關己的心態。我認為自己再過兩年就會離開家去上大學，妳和我之間壓根就不會有什麼相干，沒有必要建立什麼關係。為此，我今天要對妳說一聲『對不起』，對不起那時候我對妳的冷漠，那種傷害使得妳感到傷心難過。」

回想兒子唸大學的時光，除了第一年住校，其他幾年都住在家裡。他每天上學、打工、或和朋友出去玩樂，進進出出家門從來不會支會一聲，幾點鐘回來？回來吃飯或不吃飯？他若出去，經常一溜煙就不見了，我連問的機會都沒有，偶爾，被我看見他正要出門，趕緊輕輕問一聲：「回不回家吃飯？」，只見他一個箭步，頭也不回地丟下一句「I don't know!」，真教我左右為難。我心裡一方面痛苦後母難為，一方面向神禱告，呼求祂幫助我，即使心裡作難，也不要生出苦毒。我求神給我從祂而來的愛心來愛我丈夫的孩子。感謝神，每一次的禱告神都保守我的心懷意念。祂讓我想到我自己的母親如何地愛我，我就照著母親待我的方式來學做人母。因此，在餐廳的飯桌上，我總是留著給兒子的飯菜，冰箱裡始終存放了他喜歡的食物。

兒子信中接著說：「即使妳在家中受到冷落，妳還是在我每次回家時，給我賓至如歸的溫暖。」他感謝我：「即使我經常不回家吃飯，也從來不跟妳說一聲，妳還是盡心盡力地地把飯菜準備好。妳總是親切地對待我，隨時展開雙臂歡迎我回家。妳總是願意多來認識我，和我建立關係。這些事現在回想起來，對我深具意義。」

兒子大學畢業之後到研究所開學之前的那段日子，遭受了他人生旅途一次重大的挫折。那時，他被女朋友狠甩，傷心欲絕，頓時感到人生毫無意義。他鬱悶消極，除了等候放榜，天天無所事事，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己虛幻的浪漫故事中自艾自憐。然而，他在信中卻這樣說：「那段日子讓我對妳產生感激和敬重之情。那時候，我的心被傷到了谷底，每天在家裡，最常見到的人就是妳。每個早晨妳都會問候我早安，妳為我料理三餐。妳耐心聽我傾訴心事，願意花時間陪我說話。甚至，妳還會針對我的疑問，給我從神而來智慧的話語。我感謝妳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刻陪伴我，做我知心的朋友。我想上帝是利用這個機會讓我們彼此更加認識。」

信的最後，兒子特別強調：「我想要讓妳知道，妳是這個家重要的一分子。或許，妳心裡或多或少還是覺得自己沒有完全地被接納。甚至，有時像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。不過，我希望妳不要以為那是真的。妳是這個家的一分子，妳是我的家人，我很高興，也很幸運有妳在我的生命裡。謝謝妳。」

兒子的一封信讓我們兩人的關係從冷凍到冰釋，從陌生到家人。感謝神，從前的環境和處境我以為是苦的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祂聽我的禱告，留心聽我的呼求。祂為我成就今日的光景，大大超過我所想所求。